

[3]博爾赫斯與父親

1. 劇場印象(Wrażenia z teatru)

辛波絲卡 譯 陳黎／張芬齡

我以為悲劇最重要的一幕是第六幕：

自舞台的戰場死者復活，

調整假髮、長袍，

刺入的刀子自胸口拔出，

繩套自頸間解下，

列隊於生者之間

面對觀眾。

個別的和全體的鞠躬：

白色的手放在心的傷口，

自殺的女士屈膝行禮，

被砍落的頭點頭致意。

成雙成隊的鞠躬：

憤怒將手臂伸向順從，

受害者幸福愉悅地注視絞刑吏的眼睛，

反叛者不帶怨恨地走過暴君身旁。

用金色拖鞋的鞋尖踐踏永恆。

用帽子的帽緣掃除道德寓意。

積習難改地隨時打算明天重新開始。

更早死去的那些人成一行縱隊進場，
在第三幕和第四幕，或者兩幕之間。
消失無蹤的那些人奇蹟似地歸來。
想到他們在後台耐心等待，
戲服未脫，
妝未卸，
比長篇大論的悲劇台詞更教我心動。

但真正令人振奮的是布幕徐徐落下，
你仍能自底下瞥見的一切：
這邊有隻手匆忙伸出取花，
那邊另一隻手突然拾起掉落的劍。
就在此時第三隻手，隱形的手，
克盡其責：
一把抓向我的喉嚨。

◎作者簡介

維斯拉瓦·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

一九二三年出生於波蘭。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二零一二年過世。當代最迷人、最偉大的女詩人之一。

◎賞析

這首詩說的是去劇場看悲劇的感受，然而其欣賞角度相當特殊。辛波絲卡〈種種可能〉一詩中，曾說過「我偏愛和醫生聊些別的話題」，我想這就是她的風格。

古典的悲劇通常是一到五幕，所謂的第六幕，是指「謝幕」：從跑龍套、導演製作，最後全部再出來鞠躬一次。第一段，詩人用「復活」一詞將假的劇情接軌到真實人生，敘述還未脫戲的觀眾恍惚間覺得死者奇蹟復活之感受。

第二段是重要角色個別謝幕，戲中身心受創的主角們復活，優雅地向觀眾致意。第三段角色以

「受害者」、「絞刑吏」、「反叛者」、「暴君」的互動，特別凸顯被殘殺的人怨怒轉為溫柔、仇恨馬上消逝的有趣。第四段詩人進一步脫離戲劇的枷鎖，悲劇中用來洗滌人心的反思與震撼褪去，戲中曾經反抗過永恆命運的人踐踏過剛才的悲壯、掃除深遠的道德寓意。詩人以「積習難改」幽默的宣告了明天將再演出一樣的劇情。

第五段，最沒有戲分的演員們縱隊進場。詩人以「消失無蹤」來道出：他們的故事不一定有交代結局。然而思想細膩的溫柔詩人想到這群無名英雄即使沒多少戲分，也忍受不適、盡責的等待謝幕，比起長篇華麗的劇本更叫人感動。〈種種可能〉也提到「我偏愛不開花的葉子勝過不長葉子的花」可以看出詩人偏好邊襯和非人為的可愛。

第六段，是快要完全落幕而演員動手收拾舞台起來，這些演員自認為無人看到的動作，正是帶著雙層面具的人們最為真實的真面目，令詩人得到了偷窺的喜悅。然而幕終究是完全落下了，隱形的手抓住偷窺的詩人，阻止她將一瞥真理的視線。這結局氛圍有些奇幻和驚悚，配合著詩中提到「被砍落的頭」和「絞刑吏」的鋪陳，更是讓人發覺這首詩也是有著六段的精采戲劇。

悲劇或許也可以隱喻人生這場如夢似幻的大戲，而人們死後，是否也可以像謝幕一樣和解、並積習難改地再來一回呢？那第三隻手，留下人們獨自揣測。

2· 我用什麼才能留住你（阿根廷/博爾赫斯）

我給你貧窮的街道，
絕望的落日，
破敗郊區的月亮。
我給你一個久久望著孤月的人的悲哀。
我給你我寫的書中所能飽含的一切悟力，
以及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氣概或幽默。
我給你一個從未有過信仰的人的忠誠。
我給你我設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
不營造字句，不和夢想交易，
不被時間、歡樂和逆境觸動的核心。
我給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個傍晚
看到的一朵黃玫瑰的記憶，
我給你關於你生命的詮釋，
關於你自己的理論，
你的真實而驚人的存在。
我給你我的寂寞，
我的黑暗，
我心的饑渴。
我試圖用困惑、危險、失敗來打動你。

——《獻給貝阿特麗斯·比維洛尼·韋伯斯特·德布林裡奇》（節選）

◎作者簡介

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 年 8 月 24 日－1986 年 6 月 14 日），阿根廷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兼翻譯家，被譽為作家中的考古學家。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一个有英国血统的律师家庭。在日内瓦上中学，在剑桥读大学。掌握英、法、德等多国文字。作品涵盖多个文学范畴，包括：短文、随笔小品、诗、文学评论、翻译文学。其中以拉丁文隽永的文字和深刻的哲理见长。其作品文體乾淨利落，文字精鍊，構思奇特，結構精巧，小說情節常在東方異國情調的

背景中展開，荒誕離奇且充滿幻想，帶有濃重的神秘色彩。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2OmoLL.html>

3. 十年

◎吳晟

地球還是一樣的轉

不快也不慢

我的腳踏車輪子

還是一樣的轉

沿著河岸，也沿著您

奔波了二十餘年的鄉間小徑

隨朝陽轉向辦公廳

再隨夕陽轉回家

留連不斷的水聲

沿途不由自主的潺潺

彷彿是，自您去後

諄諄切切的叮嚀

說不上甘願或是不甘願

來來去去的轉動中

路旁的稻穗，已不知黃熟了幾度

我也已不是

耽於狂熱夢想的少年

父親啊，鄉人都說

我越來越像您

像您髮越稀，額越禿
像您容易為鄉人
牽掛和奔走——
這就是您殷殷的寄望嗎

和忙碌而艱苦的鄉人一樣
我們已很少談起您
父親啊！您最了解沉默
深於言語和淚水的思念
必定也能了解

◎作者簡介

吳晟（1944年9月8日－），本名吳勝雄，台灣彰化縣溪州鄉圳寮村人。台灣鄉土作家，創作以新詩為主，散文為輔。寫作之餘亦從事農事。

屏東農業專科學校（現已改制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畢業後，曾任溪州國中生物科教師，1995年已退休。寫作之外，兼任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寫台灣人、敘台灣事、繪台灣景、抒台灣情」是吳晟的創作主張。他的作品都是從生活體驗中醞釀出來，情境動人，包含深刻的哲理。

◎賞析

吳晟的〈十年〉民國65年10月發表在《詩人季刊》第六期，後收錄於《泥土》（p.61-p.62，遠景，民國68年初版）。

（參考自 <https://www.ptt.cc/bbs/poem/M.1477831939.A.216.html>）

這一首詩的寫作方式，是以賣樸拙為真巧的筆法。從平實的鄉土語彙與意象中，吳晟希望成就的就是一種（農）人格即詩（人）格的踏實感，從他的詩是很難看到太多的賣弄的。

小編曾拜訪過吳晟老師，隨他走過他家鄉的農田，小小的家庭幾世代人巡田走過的路。「這裡的

景色我看過上萬次。」他這樣對我說。春去秋來，在相同的景致中看人事的變遷，是這首詩寫作感觸興發的緣起。題為〈十年〉，寫作卻明顯有投射對象「您」，顯然這個時間與對象之間存在某種聯繫。是懷念父親之作嗎？小編不是專研吳晟，無法斷定。不過文中的線索讓我有了這樣的聯想。

第一段的筆法就是簡單生活中見寫作技術的方式，不過也只有這一段是這樣寫而已，後面的筆法越來越生活化，把致意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這一段透過「轉」這個動作聯繫起了地球與自己的自行車，不快也不慢的地球的韻律，不快也不慢的自行車的速度（我的速度），兩者同時穩定的運行中，是生命的時間感，他一絲一毫的過去了。有了這個時間，有了「轉」的動作，才讓第二三四段有了參照的座標。當代生活是越來越城市化的，交通的便利讓生活節奏越來越快，也越來越緊湊。但吳晟在上個世紀的這首作品中寫的卻是「有的人的生活一輩子就是這麼小」。誠然，有機會赴美讀書的吳晟，他的世界相比文中的「您」已是很大很大了，但這不妨礙當他回到他的故鄉，看著父親幾十年來居住的地方，沒有太多改變的地方中生活的點滴時，在這些更貼近他的原生生活的位置，更貼近父親的生活，也更為深刻的思念起父親。

正是這樣的思念讓「轉」的動作到達了極限，透過最後兩段，我們才知道，原來這些「轉」並非毫無緣由，當吳晟更深刻地進入他的生活，毫無意外的越來越像是父親的樣子。想必他對於如何當一個父親理解的更多，對當年的父親也理解得更多。他說自己如鄉人般很少談及父親了，可是他難道不記得了嗎？最後的結尾令人聞之鼻酸，轉來轉去的吳晟，因為他的父親就在他生活的每一個角落。